

伊恩·兰金作品系列

任血流淌

Let It Bleed

(英) 伊恩·兰金 著
崔萍 刘怡菲 译



NLIC 2970661357

任血流淌
Let it bleed

(英) 伊恩·兰金 (Ian Rankin) 著
崔萍 刘怡菲 译



NLIC 29706613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血流淌 / (英) 兰金 (Rankin, I.) 著; 崔萍, 刘怡菲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33-0178-7

I. ①任… II. ①兰… ②崔…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4439号

LET IT BLEED by IAN RANKIN

Copyright: © 1995 BY JOHN REBU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任血流淌

(英) 伊恩·兰金 著; 崔萍 刘怡菲 译

责任编辑: 邹 琦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1230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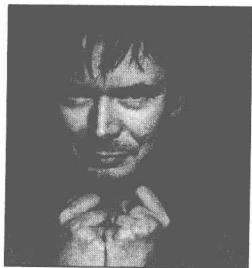
印 张: 12.5

字 数: 176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78-7

定 价: 32.00元



伊恩·兰金 Ian Rankin (1960—)

伊恩·兰金，被誉为苏格兰黑色之王，当代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之一。

兰金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在苏格兰的法夫郡，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葡萄园工人、养猪工、税务员、酒类研究者和音响器材记者，并以主唱身份加入过一支名叫“群猪跳舞”的朋克乐团（这个乐团及其录制的专辑也曾在他的小说里出现过）。兰金从小就对流行音乐有特殊的喜好，这使得他对歌曲填词产生了很大兴趣，并在求学期间陆续发表多篇诗词作品，而后转向了小说创作。兰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了三部小说，最后一部就是让他蜚声文坛的约翰·雷布思系列首部曲《不可忘却的游戏》(*Knots and Crosses*)，当年他只有二十七岁。

让人惊奇的不只是他踏入文坛的年龄，更特别的是，兰金在此时年轻的时候，却塑造了一位四十一岁、离婚、酗酒而且烟瘾极大的雷布思警探，并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复杂的警察世界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字功力，肯定无法在竞争激烈的英国大众文坛脱颖而出。这本兼具惊悚与悬疑气氛的警探小说深入描写了人类心理层次的黑暗面，加上鲜活的人物个性与深入贴

近社会的叙事角度，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也鼓舞兰金继续写下去，一写就是二十几个年头。迄今为止，他的十七本系列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一国文字出版，兰金也早已成为英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兰金在英国文坛的成就极高，曾获得声望卓著的钱德勒－富布赖特推理文学奖。他曾经四度获选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匕首奖，其中《黑与蓝》(*Black and Blue*) 荣获一九九七年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金匕首奖，同时获得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爱伦坡奖提名。一九九九年，《死灵魂》(*Dead Souls*) 再获金匕首奖提名；二〇〇四年，《掘墓盗尸人》(*Resurrection Men*) 夺得爱伦坡奖最佳小说奖；二〇〇五、二〇〇七年两度赢得英国国家图书奖年度犯罪惊悚小说奖。

二〇〇二年，兰金因其文学贡献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二〇〇五年获得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代表终身成就的钻石匕首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钻石匕首奖得主；同年，兰金再获法国推理小说大奖、德国犯罪电影奖与苏格兰杰出人物奖，并于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五年间获得四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兰金目前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住在爱丁堡，与著名作家J.K. 罗琳比邻而居。据传，他曾指导罗琳尝试侦探小说的创作。

伊恩·兰金 作品年表

- 1986 The Flood
1987 Knots and Crosses
1988 Watchman
1991 Hide and Seek
1992 Tooth and Nail
Strip Jack
A Good Hanging and Other Stories
1993 Witch Hunt
The Black Book
1994 Bleeding Hearts
Mortal Causes
1995 Blood Hunt
Let it Bleed
1997 Black and Blue
1998 The Hanging Garden
1999 Dead Souls
2000 Set in Darkness
2001 The Falls
2002 Resurrection Men
Beggars Banquet
2003 A Question of Blood
2004 Fleshmarket Close
2005 Rebus's Scotland, A Personal Journey
2006 The Naming of the Dead
2007 Exit Music
2008 Doors Open
2009 A Cool Head
The Complaints
Dark Entries

致 谢

感谢：罗尼·麦金托什，在我的调查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德温·斯科比议员，帮助我取得当地政府的协助；约翰·马蒂松，爱丁堡监狱员工培训官，感谢他给我的建议；苏格兰政府办公室，尤其是出版部门；新安德鲁出版社；爱丁堡理事会的成员；洛锡安和爱丁堡企业管理局的员工和苏格兰工商理事会的成员；感谢爱丁堡中心图书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和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谢谢乔恩的沙发和牛津酒吧的每一个人。

当然，所有的偏差和不足之处都是我个人的错。

肯尼迪夫人引用的话出自 W.L. 洛里默（企鹅出版社，1985）翻译的《苏格兰新约》。

说 明

第一次听到滚石唱片《任血流淌》时，我不喜欢这种音乐——在十多岁时，我只听马克·波伦^①——但我姐姐的男朋友是滚石的崇拜者。尽管我几乎不明白这种音乐的含义，但我觉得旋律确实很迷人。我可以听出音乐中含有某种“肮脏”的东西，它暗示了性、放荡、暴力和毒品。

二十多岁时，我已经写了两本书，还在伦敦兼职做音乐记者和高保真乐器评论家。由于录音十分出色，《任血流淌》成了我经常听的唱片。一九九四年，我开始写第七本“雷布思探案系列”，并鼓起勇气借用这张唱片的名称作为这部小说的书名。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是爱丁堡的严冬，但实际上我是在法国西南部的寓所完成的，大部分时间是炎炎夏日。我不确定写书能否为我的内心吹些冷气，但是有一件事我是非常了解的：在爱丁堡寒冷的日子里，你绝对希望供热系统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就有了标题中的双关语——雷布思真正希望流血的是暖气片。

虽然《任血流淌》中有很多打斗场景，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一本充满感情的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近雷布思的内心，了解到他为什么喜欢音乐和酒。到目前为止，我对写出好的侦探故事，重塑雷布思的世界很有信心。

现在，我很开心，因为我了解雷布思所想的东西。他也很开心，因为他可以开怀畅饮，抽烟，听音乐。

在《任血流淌》这张唱片中有一首歌是关于波士顿连环杀人犯的。米克·贾格尔^②在那首歌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件。米克感兴趣的东西也是我所钟爱的，我的下一本书将会证明这一点。

伊恩·兰金

二〇〇五年五月

①马克·波伦 (Marc Bolan, 1947—1977)，华丽摇滚 (glam rock) 的始祖之一。

②米克·贾格尔 (Sir Michael Phillip “Mick” Jagger, 1943—)，滚石乐队的创始人之一，担任乐队主唱。

贪婪，工业发展的动力。

（大卫·休谟^①，《论公民自由》）

思维更复杂的读者只会重复意大利谚语，“如果它不是事实，它就切中要害。”

（穆丽尔·斯帕克^②，《公众形象》）

没有女人的话，生活就是酒吧。

（马丁·艾米斯^③，《钞票》）

①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②穆丽尔·斯帕克（Dame Muriel Spark, 1918—2006），英国小说家，出生于苏格兰。

③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英国小说家。一九八六年的作品《钞票》被《时代杂志》选为百大最佳英语小说。

目 录

1	桥
99	碎片
255	死局

桥——

1

一个冬天的夜晚，爱丁堡传来惊声尖叫。

一辆汽车被后面的三辆汽车追逐着，追逐的汽车里面坐着警察。黑夜里下着雨夹雪，狂风肆虐。在第二辆警车里，约翰·雷布思警督咬紧了牙关。他用一只手紧紧地握着车门上的手柄，另外一只手抓着前排座位的边缘。在驾驶员的座位上，总警督弗兰克·劳德戴尔好像年轻了将近三十岁。他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享受着飙车——甚至是有点疯狂的飙车——所带来的力量感。他身体略微前倾，透过挡风玻璃观察着。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他这样叫了无数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浑蛋！”

雷布思牙关紧咬着，无法张口作答。不是因为劳德戴尔开车技术不好……好吧，不仅仅是因为劳德戴尔开车技术不好，还有天气也让雷布思感到不舒服。当他们来到巴腾立交桥第二个环道的时候，雷布

思觉得他们车子的轮胎已经失去了与光滑地面间的接触。轮胎本来就不是全新的，可能翻新过。气温已经接近零度，雨夹雪正打算把他们冻僵。他们现在已经出了城，甩开了红绿灯和十字路口。在这里追车应该安全一些，但是雷布思并不这么觉得。

在前面的汽车里坐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紧追其后的车子里是一名警员和一名警长。雷布思从他们的后视镜里看到了自己车子的车头灯。他从乘客座位旁边的窗户向外望去，天哪，外面可真黑。

雷布思想：我可不愿意在黑暗中死去。

发生在前一天的电话里的对话——

“拿一万英镑来，我们就放了你女儿。”

父亲舔了舔嘴唇：“一万？太多了。”

“对你来说不算多。”

“等等，让我想想。”这位父亲看了一下便笺纸，雷布思刚刚在上面快速写下了什么。“时间太紧迫了。”他告诉打来电话的人。雷布思用一个耳机听他们的对话，眼睛盯着默默转动的磁带。

“你的这种态度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不要……求求你。”

“那么你最好把钱准备好。”

“你会让她跟你一起来？”

“我们不会骗你的，先生。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在哪儿？”

“我们今天晚上会打电话告诉你细节。最后一件事，不要让我看到警察，明白吗？如果让我看到任何警察的迹象，甚至听到远处的警笛

声，你就等着到合作社的殡仪馆给你女儿收尸吧。”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劳德戴尔叫道。

雷布思感觉自己下巴的肌肉放松了：“好的，我们会抓住他们的。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

劳德戴尔看了他一眼，咧开嘴笑了：“没有酒喝了吧，约翰？”然后他又加速超过了一辆运输车。

打电话的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像是来自工薪阶层。他把“明白”说成“蒙白”；他提到了穷人去的合作社；他用嘲讽的语气说“先生”二字。年轻的工人阶层，可能还有一些幼稚。不过雷布思并不确定。

“法夫的警察正在桥的另一端等着呢，是不是？”他坚持说，声音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劳德戴尔把破旧的离合器拉到三档。

“是的。”劳德戴尔表示同意。

“那么我们还着什么急？”

“别太松懈，约翰。我们要抓住他们。”

雷布思明白他上级的意思。如果前面那辆车过了前面的公路桥，就到了法夫。法夫的警察设了路障在那里等着。那样的话抓住他们的就会是法夫警察。

劳德戴尔在用无线电和前面的汽车说话。他用一只手开车和两只手开车的技术差不多烂，把雷布思从一边晃到另一边。劳德戴尔再次把无线电放下。

“你怎么想？”他问，“他们会拐到昆斯费里吗？”

“我不知道，”雷布思说。

“前面那两辆挂着 L 牌子的车^①觉得他们会直走，而我们会在收费站抓住他们。”

由于害怕或者肾上腺素的驱使，他们大概真的会一直走。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好像为你的生存本能戴上了眼罩；你一直朝前走，什么也不想，也不走岔道；你的脑海里只剩下“逃跑”二字。

“你至少可以系上安全带。”雷布思说。

“我可以。”劳德戴尔说道，但是他没有。年轻的赛车手不系安全带。

快到最后一个高速公路出口了，前面那辆车加速过了出口。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能过桥。高高悬挂在头上的路灯在快到收费站的地方越来越亮。雷布思有种疯狂的想法，逃犯会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停下来付钱。摇下窗户，找零钱……

“他们在减速。”

路一下子变宽阔了，多出了六个车道。在他们前面就是一排收费站，收费站前面的桥转了九十度的弯，轧钢卷放在车道中间阻止交通，所以即使在晴朗明亮的白天，开车的人也看不到远处的情况。

“他们确实在减速。”

现在四辆车的距离已经很近了，雷布思头一次看清了他们所追逐的车子的尾部。这是一辆以 Y 开头的福特科蒂纳。他的车头灯照出了里面有两个人，司机和乘客都是男性。

“也许她在行李箱里。”他不确定地说。

“也许。”劳德戴尔同意他的话。

“如果她不在他们的车里，他们就没法伤害她。”

^①在英国、爱尔兰和新加坡，初学者上路时车辆前方和后方需要悬挂写着“L”的方形牌子，代表“Learner”。这里警督是在调侃前面级别较低的同事的车。

劳德戴尔点点头，他并没有真正在听，而是再一次伸手去拿无线听筒。听筒里杂音很多。“如果他们上桥的话，”他说，“就搞定了。那里是死路一条，他们逃不掉的，除非法夫的警察搞砸了。”

“那么我们就待在这儿？”雷布思提议道，而劳德戴尔只是笑了笑。“还是追上去吧。”雷布思说。

可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嫌疑犯的车尾灯变成了红色。他们在刹车？不，在倒车，而且速度很快。他们狠狠地撞上了前面那辆警车，把它挤向了劳德戴尔的车。

“浑蛋！”

然后前面那辆车又开始跑了，疯狂地转向。它朝着一个关闭的收费闸口驶去，撞上了护栏；没有撞断，但挤开的空间已足够让车子通过。金属与金属撞击的声音传来，然后他们就这样跑了。雷布思简直无法相信。

“他们在逆行！”

他们的确是在车道上逆行，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这样做。那辆车加快速度，在向南的行车道上向北行驶，车头灯开到了最亮。前面的警车犹豫了一下然后追了上去。劳德戴尔看上去也准备做同样的事情，但是雷布思伸出一只手，使出全部的力气拽住方向盘，使他们又回到向北方向的行车道。

“蠢蛋！”劳德戴尔猛踩油门。

已经是深夜了，路上没有什么车。尽管这样，前面那辆汽车的司机还是有危险。

“他们只封锁了一边的车道，是不是？”雷布思说，“如果那些疯子到了另一边，他们会跑掉的。”

劳德戴尔什么也没说。他在看着道路中央分隔带的另一边，确认